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七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六十四

孝義下

滕曇恭徐普濟張悌等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翂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修

張景仁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王　陶子鏘劉景昕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藺子貞

殷不害弟不佞　司馬暠　張昭弟乾王知玄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絶而復蘇隆冬不著繭

絜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

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穌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為例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㤈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㤈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㤈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袁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

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彥回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

邉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黄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絶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崇

傣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傣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傣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毁滅非全孝道也崇傣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輙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

行喪禮不俻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禄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頴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

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骸枯顇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毀

顏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毁卒

吉翂字彦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

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
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
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
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
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
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
以内斷胷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
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顔誘語

之曰主上知尊俟無罪行當釋亮覿君神儀明秀足稱
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
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齏粉但父挂
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翂初見囚獄掾依
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
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
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
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夫

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勝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
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
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
柳忱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
州中正張仄連名薦勝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
太常旌舉初勝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
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

八歲甞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黄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𤣥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

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枿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也

韓懐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十歳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懐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若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

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虯虯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虯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虯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虯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修吳郡錢塘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兼限内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毁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毁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讐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

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為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挐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絶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

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鷰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鷰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為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為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彦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没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乃蘇遂長斷蓴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為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内附景儁謀復讐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内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讐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謚曰忠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也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一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

北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為兼

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

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
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
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
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暠乃共請華嚴寺
長爪禪師為貞說法仍譬以毋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
進饘粥及魏剋江陵入長安暠逃難番禺貞毋出家于
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毋將二十年
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

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哥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歳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為主簿尋遷府録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踈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

都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勑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勑起還府累啓固辭勑不許貞哀毁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釁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答即勑長給衣糧

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絶之後若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叅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

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

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
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為景所幽遣人
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元帝立以不
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
凍死者塡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
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
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絶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殯
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

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禄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為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繦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絶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

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晝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
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
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
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宫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
帝為太傅録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
自立又受委東宫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
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
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㫖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

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為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暠字文升河内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内艱哀慕過禮

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絶父母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顔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絶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尅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

禪暠以宫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
詔答之即敕荆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
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
子延義字希忠少沉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
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昌履冰霜
手足皸瘃至都遂致攣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
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

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之皆為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絶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脩俱絶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

青若里為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毁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奬是以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乗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南史卷七十四

南史卷七十四考證

吉翂傳冀延父命。監本缺冀字今增入

甄恬傳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一本無白鳩二字

褚脩傳脩少傳父業。梁書此下有兼通孝經論語善

尺牘頗解文章數語

謝藺傳旦便投列馳歸。列一本作劾

殷不害傳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監本缺事字

令从閣本增正

南史卷七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七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五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孫測從弟彧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辛普明　樓惠明）　漁父　褚伯玉

顧歡（盧度）　杜京產（孔道徽　剡縣小兒）　京產子栖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辭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

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

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
歸州名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
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
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
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
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
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
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

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
有酒盈罇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顔倚南牕而寄
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
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
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
絶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悦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
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乗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龎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轝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

是顔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至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

絜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情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

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
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
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
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
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
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
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頴川韓元長
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没齒濟

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
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又為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
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
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
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為鄉
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荆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
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恵澤貫敘門

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饋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

吏役又數致饟賚後子弟從仕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並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爲荆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

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

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

桓氏亡其聲遂絶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

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静退不樂人間歎曰

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

能潛感地金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

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軍不

起測答府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毋毀身自貟土植松栢嶷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禄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

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腹侯
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
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
此横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
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
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
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
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

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别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畫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彧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

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孫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

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内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

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
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
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
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
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文
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彦深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
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

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
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
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兹不覺老之將至
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
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
敬弘等共為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
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
迨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

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

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眞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阼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奥稱為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

世無子凡子景遠有續之風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竝隱遯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顒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竝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

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及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遥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

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黄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廵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

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頴川庾蔚之竝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凡四學竝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

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
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
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
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
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
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

辟名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

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乏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迹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竝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

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蘖採若為業以蘖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蘖若而去或遇寒雪蘖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為

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緜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緜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顗亦為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顔竣為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

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闞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顔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黄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悦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

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絶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瘗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臥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廵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

帝絶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賵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窆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賵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惠明

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袄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為有先覺齊武帝敕為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覩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㴋㴋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

太子僕興曽之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錢塘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逷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為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為吴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

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蹔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蹔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

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竝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

賦乃止鄉中有學舍觀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

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黄老通
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
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
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
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
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
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
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

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忠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

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
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群迷暗爭失得無準
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竝通莫能相塞夫中理
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
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竝立論難與之往
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諸也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塘人也
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
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

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説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

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夷之服擎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絶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

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

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

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
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
道跡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略在兹夫蹲夷之儀
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效
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
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
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
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逆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

專戎土叟亦慈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貎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敎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

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黄老雖久
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
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
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
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
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
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
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

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
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
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
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
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
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
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
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

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
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
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
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
翼為道士太子名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
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
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
式一之為妙空玄絶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為萬物而

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强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説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絶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修修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

徒從事中郎張翮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别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

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鵾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

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别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産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京産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黄老會稽孔顗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款交郡命

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為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為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産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顒謝瀹竝致書以通慇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産徵為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産曰莊生

持釣豈為白璧所囬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志業不仕與京産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採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曽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曽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

道巖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産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為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産

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産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歳絶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㣲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絶初㣲兄㸃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歳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

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絶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南史卷七十五

南史卷七十五考證

宗測傳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别駕宗忻口致勞問○忻一本作昕

宗彧之傳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真監本作貞令从閣本

沈道虔傳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監本脫者字今从閣本增入

孔淳之傳祖惔尚書祠部郎○惔一本作琰

關康之傳河東楊人也○楊監本訛揚今改正

蚑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道監本訛閒今改從閣本

顧歡傳司徒從事中郎張翢作門律○翢南本作融

南史卷七十五考證